



风流侠丐

中

残墨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一章	玉面龙王.....	435
第一二章	罗教夫人.....	469
第一三章	万里长空做洞房.....	507
第一四章	罗教驸马.....	555
第一五章	悲乐二老.....	601
第一六章	草堂定计.....	645
第一七章	捉奸拿双.....	687
第一八章	巧斗群魔.....	733
第一九章	青蝎谷.....	783
第二十章	玉晶七巧戏娥眉.....	830

第十一章 玉面龙王

这一下陡变俄顷，令人防不胜防。谭磨奴要穴被抓，全身酸麻难动，惊问道：“哎哟，师父，你……这是做什么？”

那老人将他提上石床，放在自己面前，左手中指点住他小腹“石门”穴，厉声问道：“娃儿，你对老夫说实话，你究竟是不是混元教教主陆大侠的弟子，是谁派你来到这里的？你若敢说一句假话，我只需轻轻一指，便取了你的小命。快说！”

谭磨奴天生是个无赖，市井中那些滚刀肉的手段学得极熟。他想：“老子今天反正是个死，宁可硬到底，也不能在这老乌龟面前装熊包软蛋。”他把牙一咬，破口骂道，你这臭乌龟，老子是混元教教主货真价实的大弟子，不是冒牌货。”

“哼，凭你这小无赖，也配做威震江湖的陆大侠的弟子？说实话，你是按谁的指派，到此来做什么？”

“放你奶奶罗圈屁，老子平生只听我师父的话，怎地会受他人指使？”

“好小子，我让你尝尝老夫太阴冰魔指的滋味儿，看看你骨头究竟有多硬。”老人说罢，运起玄功，左手中指微微颤抖，一股阴寒无比的内力，从谭磨奴“石门”穴透入他的小腹。

太阴冰魔指的内力极为霸道，一入谭磨奴小腹，便四散开来，传入他周身经脉。谭磨奴只觉恰似掉入冰窟一般，寒气裹遍全身，禁不住牙齿打架，抖成一团，喊道：“哎哟……好冷！”

好……冷！！”

“小娃儿，你再不讲实话，我便把你冻成冰块儿。”

“你奶奶个熊！老子不怕！”

老人冷笑一声，催力行功，那股阴寒之力，更加凶猛地攻了上来。

谭磨奴咬牙坚持，过了一会儿，便觉全身奇寒透骨，僵硬难动，似乎心脏都被冻凝不动了。他想：“妈妈的，这老乌龟的手段果真古怪阴毒，不知这股寒气是从哪里来的。老子若真被他冻成冰块儿，那滋味儿可不大好受。嗯，如果我身边有一堆火，烤上一烤，一定会很舒服。”心念方动，陡然间眼前蓬地爆起一团火花，一束火苗儿便从自己小腹中冒出来。那火苗儿越燃越旺，渐渐地变成了一团大火球，在他丹田中翻滚疾旋。谭磨奴初时尚又惊又怕，但觉那火球一滚，体内寒气顿时消减了许多，心神才安定下来。他想：“哈！老子反正是个死，被火烧死也比冻成冰块好受得多。奶奶的，火啊，火啊，你再烧旺些。”随着他意念的转动，那团大火球果然越转越快，接着，便有一团团的小火球分化出来，传遍他周身经脉，疾速地流转起来。谭磨奴觉得甚是好玩，便似正月十五看耍龙灯一般，眼睛追着体内流转的火球，独自数起数来。

蟹手童丐谭磨奴哪里知道，他腹中升起的那团火球，并非是什么真正的火焰，而是常乐僧苏金伞无意中给他输入的混元罡气在发挥功能。混元内功居各派武功之首，常乐僧苏金伞乃混元教中的前辈圣哲之一，他平生所修炼的混元罡气纯正深厚，威力无穷。小叫化儿谭磨奴没有练过内功，自然不知运功调气的法门，但是混元罡气最大的特点便是气随意志，意领气行。一般的人若内功练得不够火候，大小周天不通，便运用行功调气之法，那混元罡气也不会发挥效用。谭磨奴被虎头魔女花月

容的邪法功夫打通了周天，全身经脉畅通无阻，苏金伞又无意中将内家真气输给了他，此刻，他身上已凝集了世间正邪两大高手的奇功，内功不练自成，非一般高手能比。所以，他意念一动，混元罡气便自然而然地催发起来。

那么，蟹手童丐谭磨奴又怎么能够看到自己体内的罡气运转呢？原来，混元内功奥妙无穷，功夫达到一定的境界，便天目大开。天目，即佛门中所称的慧眼，慧眼洞开，可透万物，称为透视功。看他人称为外视功，看自己体内五脏，称为内视功。蟹手童丐谭磨奴天门大开，慧眼灵现，闭目遐思，随着体内混元罡气的运转，自然而然地便能看清了体内一切。

混元天罡气属正派功法，纯厚无比，而冰魔指乃是邪门功夫，虽凶猛霸道，到底是邪难压正。渐渐地，那老人发出的太阴奇寒，便被谭磨奴体内浑厚的混元罡气驱散消溶。谭磨奴只觉全身暖洋洋的甚是舒泰，心中喜欢，过了一会儿，他竟酣然入梦，轻轻打起呼噜来。

那老人听到鼾声，顿感大奇。太阴冰魔指乃是他当年仗以成名的绝技，便是名噪江湖的内家高手中了他的魔指，也会奇寒切骨，用不了多久，便冻成一具僵尸。所以，当年他横行江湖之时，不知有多少武林人物毙于他的指下，江湖武林中提起太阴冰魔指这门功夫，无不胆寒色变。今日，他虽不想伤害小叫化儿，只是想试探一下他的武功根底，冰魔指的奇寒真气只发了三成。他知道，只此三成的寒气，寻常高手已难支持得住。可是，这小娃儿竟似浑然不觉，呼呼酣睡起来，怎不令他感到惊奇呢？他是一代武学大宗师，一觉有变，立即收功，右手松开谭磨奴，拢指扣住他的腕脉，略一凝神诊断，胸中便已了然。

不知睡了多久，蟹手童丐谭磨奴醒转过来，睁眼一看，只

见洞内灯光昏黄，那老人坐在冰床的石几前，一动不动。他伸了个懒腰，打了两个呵欠，只觉体内气血充盈，精神百倍，喊了一声：“哈！好舒服！”

那老人闻声回转头来，笑了笑道：“你醒了么？”

谭磨奴道：“老子刚才做了个梦，梦见我娶了许多小花娘做老婆，甜甜蜜蜜，好不快活。”

那老人知道小叫化儿天性诙谐，又在胡侃，笑了笑道：“谭少侠，你果真是混元教陆教主的弟子，老夫刚才多有得罪，还请谭少侠见谅。”

谭磨奴见那老人刚才还要杀自己，转眼又对自己客气起来，心中不明所以，便问：“老乌龟，你怎么知道我是混元教主的弟子，而不是冒牌货？”

那老人道：“少侠小小年纪，混元内功便练得如此精纯，便是老夫的太阴冰魔指也无奈你何，倘若你不是陆教主的弟子，怎会有此神功？”

谭磨奴心道：“妈妈的，老子虽然是混元教教主之徒，可我拜师总共还没有三天，又哪里练过什么混元内功？可是，这老乌龟刚才对我使那冰魔指。初时我尚承受不住，后来便肚子里滚火球，我便感到舒服之极。嗯，莫非那大火球便是混元气？定是我师父的阴魂不散，在暗中助我，打败了老乌龟的冰魔指。”想到此，嘻嘻笑道：“哈，老乌龟，刚才你是在试探我么？”

那老人道：“事关重大，我不得不多加提防。现在，我已知少侠确是陆教主的弟子，也就放心了。”

谭磨奴道：“我早就和你说过，老子货真价实，不是冒牌货，这回你尝到了我混元教武功的厉害，服是不服？”

老人笑了笑道：“少侠神功盖世，老夫佩服之至。”

谭磨奴愈发得意，信口胡吹道：“我的武功稀松平常，我

师父的武功那才叫盖世无双天下第一呢。他老人家的混元功神通广大，法力无边，能呼风唤雨，降妖捉鬼，赛过齐天大圣孙悟空。什么少林寺的老和尚，武当山的杂毛老道，还有什么崆峒、峨眉、华山、点苍、昆仑等各门各派的掌门人，都是我师父他老人家的徒子徒孙，手下败将。老乌龟，你那什么狗屁冰魔指虽然厉害，可要遇到我师父，便差劲儿得很了，非他妈的大叫投降不可。”

那老人乃是武学大宗师，见多识广，小叫化儿的云山雾罩胡吹乱侃岂能唬得住他？淡然一笑，并不揭穿他的鬼话，沉了一下说道：“谭少侠，老朽有一事相托，不知你可肯相助？”

谭磨奴把胸脯一拍，豪气凌霄地说道：“小叫化儿乃混元教教主的大弟子，闯荡江湖，行侠仗义，最爱管人间不平之事，你是想叫我救你出去，还是要我去杀了那奸夫淫妇，为你报仇。你尽管说来，小叫化儿便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少侠侠心义胆，可钦可佩。”老人赞道。沉了下又摇了摇头说，“不过，老夫幽居于此，已有二十余年，复仇之念早已绝尽，更不想再重返人间。”

“咦？那你要我做什么？”谭磨奴不解地问。

老人沉吟片刻，说道：“此事非同小可，关系到天下武林之兴灭，所以，谭少侠莫怪老朽啰嗦，有些事我还需问你一问，你要如实对我讲明，我方能将这件大事托付于你，不知少侠肯否？”

谭磨奴道：“你问吧。”

“谭少侠，你可知这儿是什么地方？”老人突然问道。

谭磨奴道：“这里是太湖鼋头渚三山岛罗教总坛。”

“请问，少侠与尊师因何来此？”老人继续问道。

“罗教的臭猪捉了我师父的老家人，我师父为了救人，才

来找罗教的人算账的。本来。我师父武功天下第一，定能把罗教的臭猪们打个落花流水，大喊投降。可不知罗教的臭猪们用了什么妖邪手段，把我师父捉住了，关押在这鬼洞里。我是为了救我师父，才来此的。”

“莫非少侠也落入敌手被关进来的么？”

谭磨奴道：“胡说！我小叫化儿神功盖世，天下无敌，怎能会被罗教的臭猪捉住？老子一到这里，便施展绝招，三拳两脚，不费吹灰之力，便把罗教那伙臭猪打得哭爹叫娘，大败而逃。老子又一把火烧了罗教总坛，掐指一算，便知我师父被关在这地洞里，便钻到此来救他老人家。”

那老人摇了摇头道：“不对，不对，这话不实。”

“怎么，你不信老子能打败罗教的臭猪？”

那老人道：“少侠虽身怀绝技，聪颖过人，但罗教总坛乃是龙潭虎穴，教中高手如云，且有九尾狐那妖尼所助，令师尚且难逃贼手，少侠又岂能冲破罗网，破了罗教总坛？再者，这地洞仅有一个洞口，且隐秘至极，即便罗教中人，也极少数人知道此洞，你又怎能找到洞口？”

谭磨奴见自己的牛皮大话被老人揭穿，并不感到难为情，反而嘻嘻笑道：“哈，你这老头儿能掐会算，老子的谎话骗你不了，无奈对你实说了吧。”接着，他便把他如何来到鼋头渚，如何被乾坤一袋装齐龙江等人擒捉，要将他带回丐帮总舵；阿柔又如何带九尾狐舒燕等人打跑了丐帮高手，将自己抢回三山岛；虎头魔女花月容又如何错把他认为是自己的情人小叫化儿公羊角，欲与他洞房花烛之际，丐帮又如何带人来三山岛闹事；花月容怕他遇险，又如何把他坠入石室隐藏等事讲了一遍。当然，他把肖雨莲和南宫仇忍亦来三山岛之事，略去不讲。

听了小叫化儿的叙述，那老人大喜，合掌胸前，高声诵道：

“阿弥陀佛！苍天有眼，这下天下武林有救了。”

谭磨奴莫名其妙，问道：“小叫化儿只是来救我师父，和天下武林有何关系？”

老人笑了笑，道：“谭少侠，你来此途中，可曾进入过迷魂堂么？”

“什么迷魂堂？”

“就是一座石厅。”

“可是墙上挂了许多美人图的那座屋子么？”

“不错，那屋子便是迷魂堂。”

谭磨奴道：“我自然进去过，还和厅里的人打了一架哩。”

“这么说，少侠已和武林群侠会过面了？”

“什么武林群侠？”

“就是迷魂堂内那些面壁之人。”

“嘻！”谭磨奴禁不住笑了起来，说道，“那些人都是色迷心窍的疯子，哪里是什么狗屁群侠？”

老人摇了摇头道：“少侠错矣，那些人都是当今江湖中威名远震的绝代高手，亦都是武林中各门各派的掌门。”

“老子不信。”谭磨奴把脑袋摇得象拨浪鼓，“刚才，我和他们打过一架，那些人的武功都差劲儿得很，怎会是武林中各门各派的掌门人？”

老人叹了口气道：“他们本来都是身怀绝技的盖世奇侠，伟烈男儿，怎奈现在都中了毒药，武功尽失，已成了一群废人了。”

“妈妈的，什么毒药，这般厉害？”

“那毒药名叫阴阳和合酥骨散，乃是九尾狐隐居天山时，采集各种花粉配制而成。人中此毒，立即筋酥骨软，难以动弹。”

谭磨奴暗自心惊，停了一下又道：“江湖武林中人，能称得起一个侠字的，除武功高强以外，还需为人正派，且不能贪花好色。但我见迷魂堂中的那些臭乌龟，人人都是色中恶鬼，为了一个画上的小花娘，使你争我抢，动刀动枪，打得你死我活。这伙烂乌龟好不要脸，哪里会是什么盖世奇侠。”

老人叹了口气道：“那些武林掌门人，平日里都是些为人正派的侠义男儿，但中了九尾狐舒燕的酥骨散以后，舒燕又对他们施以采阳大法，使他们都迷失了本性，所以才如此出乖露丑。”

“可是，他们中间有一个白胡子瘦和尚与一个黄脸老道，似乎并未中毒。”

“那和尚乃是嵩山少林寺的住持方丈慧性大师，那道长则是武当山玉霄宫的宫主玄虚子。二人都是当今武林领袖，虽被九尾狐擒来，却仗着多年修练的至高无上的内功，才未被采阳大法所迷。唉，世上恐怕也只有这二位高贤，能抵挡得住九尾狐的采阳大法了。”

谭磨奴心中一动，暗想：“刚才在迷魂堂内，盖九洲那混帐王八蛋要把自己摔死，关键时刻，迷魂堂内的灯火齐灭，自己便被一阵怪风刮出堂外，才捡得一条活命。当时，我曾见那下棋的和尚和老道各自伸了下懒腰，莫非是他俩暗中捣鬼，救了我小叫化儿的命？”

谭磨奴猜得不错，他在迷魂堂遭群侠齐殴的紧急关头，玄虚子抓起一把棋子装作伸懒腰打呵欠的模样，使了一招武当派的绝技“天风海雨”将灯火打灭。与此同时，慧性大师一抖袍袖，挥出一股强劲无比的罡风，把即将落地的谭磨奴卷起，抛出门外，随即又用无形内气，将厅门关闭。这两大武林宗师神功冠绝古今，身形未动，而出手之快则令人难以想象。迷魂堂

内的群侠只觉事发突然，竟无一人看出是他俩暗使的手段。

谭磨奴又想起昨日傍晚在太湖岸边，九尾狐舒燕与乾坤一袋装齐龙江斗法的情景，心中兀自发毛，便问那老人道：“九尾狐那老花娘，为何要把武林中各门各派的掌门人抓来？是想逼他们做老公么？”

“你这娃儿真能胡思乱想。”老人皱了皱眉，摇了摇头说道，“九尾狐舒燕已年近花甲，哪里还会想成亲？她把群侠捉来，意在报仇雪恨。”

“他妈的，那九尾狐老花娘和天下武林有何仇恨？”小叫化谭磨奴瞪大了眼问。

老人叹了口气道：“此事说起来话长，但究其因，都是因我而起。”

“九尾狐和你有何关系，她是你老婆么？”

老人点了点头缓缓说道：“我复姓西门，名叫百药，乃是江南罗教掌教教主，江湖中都称我为玉面龙王西门老官。”

“嘻！”小叫化儿谭磨奴忍俊不禁，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谭磨奴挤了挤眼道：“他妈的，你这老儿好不知羞，牛皮吹得嘞嘞响。就你这丑八怪模样，把人吓也吓死了，还敢叫什么玉面龙王。嘿嘿，我看你该叫黑脸丑无常，牛头马面鬼还差不多。”

老人苦笑了一下道：“你莫看我现在这等模样，年轻时，我的确长得魁梧英俊，风流潇洒，是江南第一美男儿哩。”

老人沉了一下道：“不怕少侠笑话，说来惭愧，我年轻时，只因长得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被人誉为江南第一美男子，且武功精纯，名声远震，颇受风流女子喜爱。我亦因此而自负，到处留情，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

“哈！他妈的，你这家伙一定娶过不少老婆。”谭磨奴道。

老人摇了摇头道：“我虽与不少女人有过往来，但那只不过是贪一时之欢，做个露水夫妻罢了，事过之后，也就抛之脑后，所以，我究竟与多少女人欢会过，也难以记清。然而，我这一生真正娶过的妻子，算来仅三个女人。”

小叫化儿有些羡慕地说道：“你这老乌龟艳福不浅，娶过三个老婆还嫌少么？我小叫化至今还一个也未娶上哩。”

老人知道小叫化儿口无遮拦，最爱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也不去理他，继续说道：

“我娶的第一个女人，也就是我的结发妻子，便是江湖中人人憎恶而又闻风丧胆的九尾狐舒燕。”

“乖乖！”谭磨奴接口道，“舒燕那老狐狸精妖冶淫荡，专爱与男人勾搭偷情，你娶她做老婆，怎能不做绿头乌龟？”

老人摇了摇头道：“她原来也是个忠厚善良温柔贤慧的好女子呀。当年，我们俩是同门师兄妹，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笃厚，初谙世事，便两情相许，私订终身，成年后，便结连理，成为夫妻。后来，我们夫妇二人联袂江湖，白马红衫青霜剑，纵横江南，广结武友，铲奸除霸，所到之处，无不使人艳羡。数年以后，我做了罗教总坛第七辈掌教老馆，才结束了我们夫妇的游侠生活。”

“那舒燕又因什么和你分手的呢？”

“唉，说来惭愧，只因为我做了教主之后，做了一件对不起她的事，伤了她的心，她才一气之下离开我出走的。”

谭磨奴内眼珠一转道：“哈，我明白了，想必是那舒燕是个醋坛子，你背着她去和别的女人去七摸八摸，被她发现了，便酸气大发，也去和别的臭男人偷情，最后和小白脸儿私奔

了。”

“谭少侠果然冰雪般聪明。”老人赞道。随即又苦笑了笑，道：“不过，事情并非似你想得那样，舒燕绝非小肚鸡肠之人。她对我在外面与女人厮混，倒也不管，她认为，男人么大都如此，猫儿哪有不闻腥的？世间能象柳下惠那样的人又有几个？只要我对她情意不变，她也决不嫉妒。”

“嗯，舒燕这老妖婆倒是个知情知趣之人。”小叫化儿谭磨奴赞道。

“可是，后来，当我要娶第二房妻子时，她却坚决不答应。”

“他妈的，舒燕这老妖婆好没见识，在外面搞女人可以，娶到家里做老婆不成，其实，这两样有什么不同？！总之都是和小花娘亲嘴儿，七摸八摸。”谭磨奴道。

老人道：“舒燕并非反对我纳妾，只因我要纳的小妾，与一般的女人不同。”

“怎么不同，难道她长三头六臂么？”

“因为她是个妓儿。”

“哈，妓儿有何不好？我小叫化儿周游天下，去过无数家院子，见过许多婊子，有过不少相好，其实，婊子里面也并非都是下贱之人，象无锡城内天香院的夏莹莹姐姐，便是天下第一美花娘，她不但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其技艺超群，吹拉弹唱，无所不精。她虽是个妓儿，却只卖艺不卖身，冰清玉洁，干干净净。象她那样美的小花娘，便是皇帝老儿要娶她做正宫娘娘也不配哩。他妈的，夏莹莹是我小叫化儿最佩服的女人，老子只因拜了她做姐姐，否则，非娶了她做老婆不可。”

老人道：“少侠果然好见识。我所要纳娶的那个妓儿，便

和你所说的那位夏莹莹姑娘一样，是一个色艺双绝且又品格高尚的女子。”

谭磨奴摇了摇头道：“胡说，你要娶的那小花娘，怎能和夏莹莹姐姐相比？”

那老人一怔，皱眉说道：“你这娃儿好没道理，难道天下的女人，哪个也比不上你的夏姐姐么？”

谭磨奴道：“不错，夏姐姐天下第一，你要娶的小娘子，只能是第二。”

“哼，你又没见过我要娶的妻子，又怎知她比不过你那夏姑娘？”

“他妈的，你又没见过夏姐姐，又怎知你要娶的小娘子，和我夏姐姐一样？”

小叫化儿最善胡搅蛮缠，那老人哪里是他对手，竟不知如何作答。沉了一下，苦笑道：“谭少侠，夏姑娘我没见过，故无法和你争论。俗话说得好，‘情人眼里出西施。’你认为你的夏姐姐是天下最好的姑娘，而在我心目中，我要讨娶的那位姑娘，则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女人中最善良最美的一个。”

谭磨奴好奇之心顿起，问道：“那小花娘究竟是谁？值得你如此倾心？”

老人道：“那姑娘姓苏，名叫兰君，乃是苏州探春巷鸣玉楼的歌妓，艺名响九霄。苏姑娘原也是一贫家女儿，幼年被人拐卖平康，成了一名雏妓。她不但人儿长得秀美绝伦，似太湖中的一朵出水芙蓉，而且天性聪慧灵秀，卓尔不凡。她自幼拜姑苏名家柳云亭习艺，只学得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歌舞弹唱无所不能，特别是她那柔润甜美的歌喉，歌起曲儿来婉转悠扬，似柳浪啼莺，一曲声声慢《翠堤春晓》，唱醉了苏州城无数风流子弟。她的针指女红也是江南一绝，且能吟诗话文，出口成章，

故倾倒了江南的读书人。所以，她在十四岁时，便已名噪江南，比那顺治年间的一代名妓董小宛名声还要响亮。

“我那时已经做了罗教教主，听人传说亮九霄苏姑娘的名字，便动了心思，独自从无锡赶往苏州，去拜访她。见面之后，我见苏姑娘果然是国色天香，人间佳丽，顿时又惊又喜，我自负品貌英秀，才艺江南第一，可是，那天我在她面前，竟不觉面红耳热，自惭形秽。我以往结识的佳丽名媛不下十数人，包括我的妻子舒燕在内，无一个不是秀美绝伦，可是从我见到苏姑娘第一眼起，我便感到自己错了，苏姑娘才是人间仙子，我以往所结识的女人，和她比起来，显得是那么粗俗不堪。

“当时，我与苏姑娘一席长谈，没有料到，苏姑娘对我也是一见倾心。她自十几岁上卖唱青楼，不知有多少风流才子文人墨客和富豪子弟，被她的色艺所迷，无不拜倒在她的脚下，有的为了弄到她，甚至愿出资巨万。可是不知为什么，苏姑娘从未动过真情，只以技艺待客。十来年青楼生涯，仍然保持着黄花女儿身。我们一见衷情，她说，她喜欢我相貌英俊，举止风流，谈吐文雅，且文韬武略冠绝古今，果然是江南第一风流骄客，不但愿为我献技，而且愿把女儿家最宝贵的贞洁送给我。我大喜过望，当夜便留宿在她的家中。”

“哈！你这老乌龟艳福不浅。”谭磨奴羡慕地说道。

老人住口不语，脸上显露出得意神色，仿佛沉浸在当年与苏兰君相会时的柔情蜜意之中。过了好一会儿，他从回忆中苏醒回来，继续说道：“从那夜以后，我竟把教中大事和妻子舒燕及以往所相好的女人都丢开，一颗心儿牢牢地拴定在苏姑娘身上，我与她日夜不离半步，在一起吟诗下棋，抚琴品箫，男欢女爱，纵情声色，好不快活。苏姑娘也谢绝了所有来拜访的客人，终日里闭门幽室，陪伴于我。

“欢娱嫌日短，苦闷恨天长，不知不觉，我在苏州呆了半年有余。这期间，我沉湎于酒色之中，忘掉了一切，苏州离无锡罗教总坛近在咫尺，我竟一次也没有回去过。我的妻子舒燕，曾多次派人到苏州找我，都被我打发了回去，后来，舒师妹见我归，一气之下亲自赶来苏州，劝我回家。

“那时，我与苏姑娘正两情绸缪，难割难舍之际，如何肯弃之而归？任舒燕费尽唇舌，好话说尽，我始终不答应。无奈，她对我说，如果我为了一个婊子不顾本教大业，本教教众便要废去我的教主之位，她也将与我断情分离，从此再不见我。”

“他妈的，只要有美小娘陪伴耍子，天天快活，便给个皇帝也不做，什么狗屁教主，不当也罢。”谭磨奴道。

那老人点头道：“当时我也是这般想，人生难逢一知己，我好不容易才遇到苏姑娘这样的可人，她又对我一片真情，叫我将她抛弃，又谈何容易。只要我与苏姑娘能终日厮守，我才不稀罕做那个捞什子教主哩……”

“妙极！妙极！”不等那老人把话说完，小叫化子谭磨奴便拍掌喊叫起来。他年纪虽小，却是性情中人，对什么教主、帮主之类，从不感兴趣。他听那老人说当年为了和相好的姘头在一起，竟不把那教主之位放在眼中，心中对那老人顿时好感大增，嗖地蹦将起来，说道：“喂，老乌龟，我们俩拜把子结为兄弟好不好？”

那老人一怔，问道：“为什么？”

“哈！”谭磨奴笑道，“我蟹手童丐一生最佩服那些重情重义之人，你为了那姓苏的小花娘，宁可不做那捞什子教主，这正对我小叫化儿的心思。倘若我那阿柔对我也和苏姑娘对你一样情义深重，莫说是个狗屁教主，便是给老子个皇帝做，要我和阿柔一拍两散，老子也妈妈的不干。常言道，‘知

音难觅’我小叫化儿运气不赖，在此遇到你这老乌龟，咱俩脾气相合，臭味儿相投，正所谓英雄惜好汉，乌龟找王八，天设一对儿，地造一双。咱们结为异姓兄弟，虽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不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祸不同当，有马同骑，有酒同喝，携手江湖，打遍天上无敌手，岂不是快活死了？”

小叫化儿谭磨奴一张八哥巧嘴快语连珠，一阵云山雾罩，信口开河，弄得那老人差点笑起来，心想：“这娃儿虽有些油嘴滑舌，却也是个至情至性之辈，这般小小年纪，便能知情重义，比那些贪图名利的五尺须眉，还要强之百倍。倘日后有良师导引，使他莫入歧途，定能成为一代人杰。”想到此，赞许地点了点头，说道，“谭少侠，多谢你看得起老朽，江湖中人能象你这般以情义第一的人，还是不多的。”

“这么说，你愿和我结拜为兄弟了？”

老人沉了下问：“刚才你还要拜我为师，怎么此刻又要与我义结金兰？”

“这……”谭磨奴挤了挤眼，眼地一笑道，“刚才我以为你是神仙，想拜你为师，学那会飞的法术。你既然不是神仙，那会飞的功夫虽妙，可练起来太也麻烦，小叫化儿吃不消，不学也罢。我不再和你学武功，再拜你为师岂不是要蚀了本儿？”

“怎地会蚀了本儿？”

“哈，俗话说得好，‘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老子拜你为师，岂不是便成了你儿子？他妈的，那样我太吃亏，比你小了一辈儿，小叫化儿在江湖中从来只占便宜，吃亏赔本儿的买卖是从不做的。”

“你怎地这样斤斤计较？”